

學校適用

魯濱孫飄流記

上海

崇文書局出版
中原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五版



分售處

各省

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棋盤街

中原書局

原著者
譯者
出版者
分發者
印行者

Daniel Defoe

無錫嚴叔平

崇文書局

廣州崇文書局

中原書局

白魯濱孫飄流記

中學國語課本

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中學白話課本
魯濱孫飄流記上卷

英國達孚原著

無錫嚴叔平演譯

第一章

我魯濱孫是一個英國人。我母親生下我的地方叫做約克城，那時候是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我家原來是一家積善人家，雖然不算約克城裏的土著，但我的父親是布利門人，在這裏居住久啦，亦就同本地人差不多了；早年在赫爾地方住，經過了許多次的遷移，末了才到這約克城來。我的先世是個富戶，一向獨自出資本做買賣，後來賺錢多啦；我父親就丟掉了商業，在城裏建築所住宅，把我的母親娶過來。我母親家裏的氏族是魯濱孫，原是個有名望的人家；我起初隨着母姓，起個名字，叫做魯濱孫柯洛尼爾，無奈把英文繙譯

起來，字音總不能恰準，從此我就叫做柯洛蘇，這名字傳了出去，那些認得我的，通通稱呼我柯洛蘇。

我上頭還有兩個兄長；一個是做兵官的，駐紮在佛地山的山腳下，那一枝兵是名將洛哈德統率的，洛哈德在丹克爾地方同西班牙打仗，我的長兄就陣亡了；第二個胞兄，自從那年一出門去，一直就沒有回來。我的揣摹我兄長的蹤跡，就同後來我的雙親揣摹我一樣，簡直決不定是好是歹。

按排行推起來，我是行三，自幼兒我父親總沒有把商業教我，我腦筋裏邊裝滿的，盡是些浪蕩子弟的思想；但是我父親的品性是極方正極謹飭的。他教我些應世的學問，什麼家庭教育咧，國家公學咧，有時亦教我些法律學。無奈種種學問，沒有一樣合我的意的；我的心裏就是一心要想去飄海。那麼講起來，就算是我的家法同我的心思，是剛剛反對的。我非但不聽我父親的

教訓，就是我母親那樣痛切憐愛的說話，我亦祇當他耳邊風，此外至親好友，沒有人能穀阻擋我的行動，那更不消說了。這樣看來，好像我的天性，祇配的乘長風破萬里浪，況且我的磨勵我自己，遇事總是望艱難險阻裏頭走。可憐我父親是公正人，亦是聰明人，常常教導我些良法美意，我總是同他反對。

有一天我父親把我叫進臥房去教訓教訓，因為他正害瘋癱病，懇懇然的對我說道：「兒啊！你到底是什麼宗旨？為何這樣拿不定？倘若你一定喜歡遠游，那就要離開你父親同你自己的釣游熟地啦。你可知？這裏地方固然偏僻；祇要你能不走，亦可以想法子，教你增長學問。況且有你前輩積下的財力資助你，那你的功用亦就未可限量。你能聽我說話，真正一世吃着不盡咧！你想想那天下豪勇之徒，原來都存了一個不怕死的心，但是中間遇着了安樂適意的地方，他難道不曉得比較比較，是死的快樂，是富貴快樂嗎？」

你要知道這冒險遠遊，是一件好勝圖空名的事，到了終局，不歷盡千辛萬苦不能成功；就使能成功，乃是倖倖，不是常理。你一定要達你的宗旨，那就吉凶各半，同你的本分是不合式的。我替你想，你是一個中等人材，怎麼不取那酌中的行徑，圖你的安全快樂？不攀高，亦不下賤，在你亦可以滿意了。爲父的這麼大年紀，閱歷過的事情很多，看起來凡是做中等人的，一定多安逸，少禍患；況且享盡和平之福，同那悲慘的景況，隔的很遠。艱難重大的事情不去辦，身體亦就容易保全，不驕不狂，最合世故；一切貪黷忌刻，像那上等社會人所犯的習氣，心中一概沒有。你要能設自己思索思索，就曉得這裏頭的趣味咧！況且其中還有種種的要訣。這種人的舉動名爲中庸派；一大半人多參不透此中奧妙，亦有人入了這個門，不能守的；亦有一時能守，不能經久的；真是可歎。我還聽說古時候王帝，到了國破身亡，大難臨頭的時候，才發狠說道：

「怎麼我這一生，偏偏生長在這帝王家呢？」想他當時的意思，祇羨慕做一個中等平民，不享大福，亦不受大禍。這話一傳出來，那般有智識的人，多奉爲度世金箴；總守住了明哲保身四個字的訣，但願上帝賜福，教他處在不貧不富不榮不辱的地位，於願就足了。

你真個能把爲父的說話，仔細想想，後來必定會懂得內中的況味的。世界上遭着奇禍大辱的人，不是那絕頂的聰明，就是那完全的下愚；偏是中等人庸庸碌碌過一世，碰不着什麼禍害。況且平平穩穩，沒有多少的變態，亦沒有什麼不稱心的事來犯他，他的身體靈魂，永遠和平暢適；不像那般人外面勉強支持，天天盼望得着意外之福，豪奢宴樂的過日子，到了後來，窮愁寂寞，連菜根粗飯都求之不得，圍繞在他身旁的，就剩那苦窘同怨恨，這等境遇，豈不是他自找的嗎？反過來看那中等人，總是安樂處世，好像是無數的福緣善

慶堆在他一個人身上，該他享受的樣子；再看看那中等人家的女奴，倒亦寵辱不驚，受福不淺；因為那中人家，節用省事，外事既不來紛擾，疾病等情，自然不犯。一個人除去了矯抗的習氣，在合羣一方面最相宜，事事都能穩妥。凡別人所享的快樂，他多享得到，好像老天爺專心聚集這個奇福，來對待這中等人的；中等人所走的路，是坦坦平平，一直到老，自己並不覺着，受不着肩挑脚奔的苦，同那奴隸的途徑，相去很遠；就使偶然有一兩件煩擾的事，亦不至於攪亂他的靈魂，教他不安逸。

總而言之，這個中庸之道是七情都不能亂的，亦沒有殺機慾火，來煉逼他；終日的雍容和霽，像冰橈溜在冰面上一樣，他五官接觸的是和順甜暢，那裏遇得着什麼辛酸苦辣，心裏何等快樂，在閒靜中間參考世故，天天可以增長他的智識。你想天下的學問，還有比這個更勝的嗎？

父親說完了這話，又把訓詞來逼我，要打動我的戀愛心，說我不該拿性命去嘗試那艱險，弄到將來墮入悲慘之境，把天賦的生命，安恬的境界，拋棄在風波裏頭。我聽了父親這番話，心裏暗想道：他老人家話雖如此說，但是他心中，亦早曉得我的主意，是同他反對的；所以一遍一遍說了一個沒有完，並且指點我說：「你一世吃着不盡，不消打別的主意；我已經積儲了這許多的產業，要把你領進安樂鄉，像我教你的這番話。倘若你以後不能自享安樂，那亦就是你的自取，不關乎什麼天命同運氣的，就是我亦對你無可如何；我到了這大年紀，對於家庭的責任，是已經完了的，你倘若再不改，恐怕在我眼光裏，還要看見你前途的苦境呢！」我父的這話，要當真依他做去，安守本分，不妄舉妄動，那就保得住沒有悲哀的境遇，貽先靈的隱憂；亦用不着臨命的時候，如此惶急，給那麼多的教訓了。

後來他老人家又說道：「我是老啦！你長兄戰死沙場，正是好勝不安分的下場頭；爲父的亦曾苦勸過他，總滅不掉他的氣燄，簡直就叫做少年氣盛，不死不罷休就是了。現在一莊痛苦沒有痛完，又要輪到你頭上，你難道就看我這樣擔憂，一點都不動心嗎？你要稱你的心，將來亦會到你長兄那條路上去；上帝倘不賜福與你，到了那大難臨頭的日子，就沒有人來救你呢！」

我聽了我父親一番教訓，後來思量思量，真個像有豫兆的，暗裏佩服他老人家有先見之明；不過私下估計，他老人家怎麼能料的這樣準呢？我當時看我父親那說話時候的形像，兩眼眶的淚珠索索絡絡的不斷，說到長兄陣亡那件事，那眼淚直迸出來，如泉水一般，悲傷到了極點；我當時還以爲老人家不至於悲傷到這個地步，不料他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又止了一止，不多時又說道：「爲父的胸中覺得阨塞的很，不能再說了。」到了這一步，我心中亦

有些感動，自己怪自己，不該打這個錯主意，打算一生一世，遵他老人家的話，把遠遊的念頭滅掉；從此安居樂業，謹奉家教，做一個安分平民。

無奈幾天以後，老皮氣又發作了，訓言漸漸忘了，心火漸漸發燄了；隔了幾個禮拜，又決計要作壯遊啦。不過那時候還有幾分繫戀心，不敢一走就走。我起了一個主意，把這話私下先告訴我母親。那時我母親安住家中，心意倒很安適；我趁這檔兒，上前對他說道：「兒立了一個遠遊的壯志，打算去周遊天下，看看世界大勢，不能穀永久悶住在家裏；祇指望父親老人家允許，不要壓住我的壯志才好。兒今年已經長成十八歲了，學生意想做官，都太晚，來不及了。倘若要逼着兒幹什麼事情，兒的野心收不回來；還是要望雲海茫茫中尋生活去的。你老人家能穀在父親面前說說，允許兒去這一回，餘下再沒有別的指望的。兒去了回來，孝順雙親，侍奉到老，亦再不自討苦吃，出什麼遠門。」

了！我說完啦，還發一個誓說去了回來，我還要格外勤謹，把我遠遊時廢去的光陰都要我回來的。

我說到這裏，母親聽了，就非常的悲慟，回答我說：『我怎麼能把這話告訴你父親？就使說了，亦決不肯聽，徒然把他的病加重些；你父親閱歷何等深，倘若准你去，就是害了你，你難道不曉得嗎？況且你父親這樣開導你，你應當悔改悔改，怎麼還把這個念頭，攔在心上呢？你要知道遇着禍患，沒有人來幫助你的啊！』我暗想道：『父母總有愛子之心，要他們二位老人家允許，是萬辦不到的事。母親愛我比父親更切些，那裏還能在父親面前說准這個人情？』

不料母親當時固然沒有允許，過了些日子，當真把我的說話對父親題起來啦；父親聽了，很顯出心中不安的樣子，歎了一口氣，對母親說道：『這個孩子倘若肯守在家裏，還怕缺了衣食嗎？現在他決意要出遠門，將來的苦難，

就不可料啦！你替我想，我這般痛惜兒子，那裏肯放他遠去，教我早早晚晚淒寂想望呢？

此話說過以後，差不多過了一年，他二位老人家對我稍微放些心，不那麼緊防我了；就有一句兩句教訓，我總是裝聾子不理他，並且抽空兒把這遠遊的樂處，說給他二位老人家聽聽，教他知道人生在世，做一切事業，再沒有探險快活的。

有一天我到赫爾地方去遊玩遊玩；這回是碰巧一去，並不是打主意要逃走，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到了。路上遇見一位朋友，他正打算搭他父親的船，飄海往倫敦去；意思間要我同走；好像老船戶騙人飄海一樣，說並不要我出什麼川資，我到了這個時候，亦來不及商通父母，心裏想道：我走後他們必會知道的；匆匆忙忙，並未求上帝保佑，亦沒有祝禱我父母的安寧，還顧得到那

些意外之變嗎？說走就走，那後來的怎麼樣，就聽天由命了。

第二章

一千六百五十一年九月一號，我就動身，搭船到倫敦；世界上冒險的少年再沒有我那麼猛浪的，亦沒有像我那樣長期遠行的一隻大海船，不多時就出了韓相口，風就一刻大一刻，浪亦一陣高一陣。我從沒有走過海，眩暈到無可如何，心肺大震，生怕傾刻間就有性命之憂；私自懊悔，不該這樣輕舉妄動；迴過心來一想，天意實在公道，拿這樣的慘罰，來處置我這個逆子，真正恰得我很；況且我把雙親的苦心酸淚，悲傷懇切的訓言，一概不理，這個不孝的罪孽，真叫做擢髮難數；千頭萬緒，一時都奔湊在我心的腦海裏頭，窘急到不堪言狀。苦境還沒有到極點，心裏已經這樣七上八落了。

那時間風颶益發加大，那山一般高的海浪，就掀盪起來了。臨上船的時候

候，那裏想得到有這種情景；這時頭暈更不能支了。在當初我不過打算看一看汪洋萬里的海景，不料一動彈就有這等苦吃。眼看得再有一個大浪來，船身就要打滾，沉沒在浪槽裏頭，那還有上岸的指望嗎？我在悲戚之中，着實自怨自艾，私忖得上帝若能赦免我罪，免我一死，教我能穀腳踏着一塊乾土，我亦就願意孝養雙親，到老再不想探什麼險；無論我活在世上多少年紀，賭咒再不想飄海做家中一個守成的兒子，不再自尋苦惱，把身命同海浪拚啦！眼花頭眩中，想起我父親所說的中庸之道，實在是上計；那有把好端端的七尺之軀，來給颶風惡浪相周旋的呢？唉！我這個浪子，今天才曉得回頭了！這種智識同悔恨，是跟着風颶漲落的；風颶大一些，我的念頭亦就切一些。到了明天，風勢略微減小，浪亦稍稍平靜，那顛簸的勁，我亦漸漸習慣了；但覺得整天身體不舒服，因為腦筋裏餘眩還沒有完呢。到了將晚，天朗氣清，風平浪靜，那一

輪紅日，在碧澄澄的海波盡頭處落下去；真是一幅海天晚景圖。

第二日天氣更好，微風不動，那深藍色的海水，受日光照着，像碧玻璃一樣；這種好景致，我出了世亦沒有看見過。這天夜裏，睡的很熟，也不頭暈，滿身舒暢；比在風浪裏頭，一苦一樂，真有天淵之別。隔夜那般陰晦，今朝這樣晴明，實在出人意料之外；就此我的壯志，又發作起來了。

這時候我那朋友，進艙來看我，一隻手按在我背上，說道：「小孩子，不舒服？你經過這番風浪，怎麼樣？我料你必定害怕的很；但是這種風，祇算得吹帽風，那還值得怕嗎？」我答道：「這樣大風，還祇算吹帽風嗎？據我看來，正是絕大的巨颶了。朋友又道：『好笨好笨，拿微風當做巨颶；你這孩子的識見，怎麼這樣淺陋？這算什麼風，剛剛可以便利這船的海程，吹到人身上，一點不冷，怎麼說得上是颶風呢？但是我亦不能責備你；你是一個小河裏的舵工，那

裏會知道海面上的情形？現在不說別的，我那邊有很好的酒，你來飲一點，保管你胸中舒暢。你不看見這樣明淨無塵的好天氣嗎？

我這時跟着他就走，彷彿那老舵工一樣，把酒加了些漿就飲。

這一夜浪遊的志念，又大動起來；把那颶風裏頭的悔改心，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仍舊我行我素，決志遠行，毫不返顧。私下想道：這鏡面一般平的海，何等好玩呢！況且在大風之後，海程格外平靜；這時害怕的心，一些沒有，彷彿被海吞去了的，登時跳出了愁城，那豪邁堅振的精神，就是老舵工亦不過如此。五六天裏頭，毫不想家；一派蕩子的行徑，百事都不在我的心上了。自以爲這是嘗試嘗試，將來總要達到那目的的；那知上帝不見憐，竟聽我鑽入患難裏頭去，不然倘使天心啓佑我，怎麼會身冒百險，還不會清醒的呢？

到了第六天，船到耶茅河口上；忽然起了一陣對面風，但天色還清朗，本